

瑰夏般的女子

□陆诒

她坐在我对面，缓缓搅动杯中的液体——那是她最爱的清咖，名叫瑰夏，清透的浅褐色质感，搭配着玻璃瓶牛奶和一束小花，在悠悠的背景音乐中，远远飘来淡淡深厚的香气。和她在一起，就看到了五月的明媚初夏，天光湛蓝，玫瑰绽放。她是我儿时的启蒙美术老师，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：马圆圆。

她在和我讲蒋勋的美学，我望着那认真的脸庞，思绪却已飞远。圆圆那时在小学教美术，我是学校“兴趣班比赛组”的一员，木讷的我似乎和她话也不多，只记得她总是齐耳的波波短发，剪得一溜平直的平刘海，架着一副咖啡色框架眼

镜，笑起来嘴角微微上扬，淡然又有气韵。

关于她教我画画细节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，暑假里，她天天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我，去当时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习画。那样明晃晃的大太阳，热辣辣的风啊，她穿着一袭白衣裙，吃力地蹬着脚踏板，拼命地上着坡，小小的我坐在车后座，埋着脸吹着风躲在她的背影里，也从未留意她是否汗流浹背，像孩子享受母亲的爱护一样理所当然。一天的学习结束后，她会给我买热狗吃，1.5元一根的热狗，在小卖部的玻璃小窗里烤得油光水滑，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，对一个小孩来说真是天大的欢喜。

大概当时我比较笨，也只

是开心地、呆呆地吃着热狗，连一句“谢谢老师”都不会说。后来，在近二十年的时光里，我与圆圆失散了，彼此在彼此的生活圈子里，过着各自的人生。但小城市终归有神奇有故事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有了圆圆的联系方式，但与她的见面，我仍然是忐忑的。好在所有的担心和复杂的心情，在她依旧温暖如春风的笑容里释怀了。她还是那样气质不凡，留着当年清爽的短发，一身咖啡色棉麻套装，搭配芥末黄与橘绿的陶土项链。

“哎呀我都认不出你啦，长大变化太多啦！”她摘下干净的白手套，老友重逢般感慨时光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又开始有点木讷和腼腆，只得递上菜单给她。这是一家她推荐的海鲜店，虽

小却鲜活热闹。忘了是怎样开头的了，我俩絮絮叨叨将丢失的岁月填补起来。我俩倒不像是久别重逢的师生，而是久未见面、有着许多共同爱好的闺蜜。

后来，她时常会带我去很有情调的咖啡馆，捎来一束柔粉的花儿，在瑰夏袅袅的香气和幽柔的灯光中，用她那开阔得像繁星长河的眼光，来点亮愚笨的我。比如现在这样。不仅是我，那些生命沿途遇见的孩子们，她都一一用耐心和关爱，去感怀和融化，像水一样去包容，正如她的名字，圆圆，圆融柔和；同时，她又秉持着“圆缺”的观点，认为生活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圆，总会有缺处。认清这点，便坦然许多。



《新松》黑白木刻 康宁

岁月啊，请绕开他

□程丽芬

父亲真的老了，戴上老花镜，也看不清病人的血管在哪。曾几何时，“一针见血”的程医生，如今却不再给病人挂水了，他只负责看病，用笔开处方，给病人挂水、打针都由姐姐来。偶尔他去打麻将，人家也说他反应慢，而且老输钱；以前他喜欢下下棋，来诊所看病的人，会下棋的，都会跟他来几局。如今棋盘上布满灰尘，棋子零散地放着，不知道再找找，是否还能是一整盘的棋子了。

小时候，很崇拜父亲，觉得他懂得多，家中古龙、梁羽生、金庸的书颇多，而且都是成套的，他经常给我讲武侠小说里的故事，我觉得父亲就是位大英雄，长得又帅，又有本领。父亲是位乡村医生，每天都有人来他诊所里找他看病，村里人谁生了病，都说，到程医生诊所去看看。

如今的父亲对现代化的东西很陌生，手机只会接和打，不会发信息，更甭提QQ与微信了，父亲节那天，我发了条信息祝他“父亲节快乐”，后来问他有没有看到，他说没看到，信息

一般是不看的。好手机也用不来，字不大，音乐也不响，电脑更是一窍不通。

陪他去超市，他看到一个钓鱼时可以坐的小凳子，我说买吧。父亲的爱好除了下棋就是钓鱼了。小时候，我和姐姐可没少吃鱼，那时父亲在河边可以蹲个老半天，他说现在不能蹲好长时间了，腿吃不消，上次去钓鱼，蹲的时间长了，站起来时腿麻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说以后就少钓鱼吧，这张凳子买回去，偶尔用用。我去收银台结账，结好账，看父亲站那等我，像个怕走丢的孩子，我知道他是不知从哪个出口出去，以前他独自去北京、南京游玩，再远的地方，他都能摸到路。

我不禁眼眶有点湿，扯着他的衣角，淡淡地说了声，走这边啊。记得小时候，他带我出去玩，我怕走丢，也是扯着他的衣角，如今还让我以这种方式，但这次换我来指引方向，再看父亲，曾坚实地身板已微驼，头发已花白，走路略显蹒跚。

岁月啊，请绕开他吧！不要让他老得那么快，让我好好的，尽自己的能力，去照顾他，让他安享晚年。

又是桂花飘香时

□黄健

早上醒来，一阵熟悉的气息袅袅而来。

循着馨香四处寻觅，才发现楼下的花坛里有几株桂花已经悄然开放。一树的绿叶下，那些清淡雅洁的淡黄色小花正徐徐地绽放着纤柔的妩媚，幽幽地散发着芳香。我像个贪婪的孩子，闭上眼，深深地呼吸，恨不得让那些甜湿的香味都深深地沁入心里去。浓郁的馨芬之中，我忽然恍惚，不知身在何处！花香如一缕缕乡愁，悠悠然穿越岁月的罅隙，和沉淀在心底的记忆一起翻涌……

在老家的院子里，有一株百年老桂，枝繁叶茂。每年秋风掠过树梢，金色的桂花就开了。一树细碎锦簇，绽放得那样清丽脱俗，酣畅痛快。馥郁芳香奢侈地漫空飘逸，十里氤氲。枝头的那些小精灵常常顽皮地悠然而下，点缀在俊俏媳妇的发髻，落在莽撞少年的肩头，钻进慈祥老人的怀里。没有人去抖落桂花，大家任凭这些小精灵在身上欢笑嬉戏。

眼看花期就要过了，年近

的祖母会抱一条宽大的床单，小心地铺在桂花树下，然后轻轻晃动树枝，顿时落英缤纷，好一场桂花雨呀！把散落在床单上的桂花蕊轻轻掬起，放在院子里风干，然后收在铁盒子里。喝茶时加一点，就成了桂花茶，轻啜一口，满齿盈香；在酒里浸一下，就成了桂花酒，色泽柔美，酒味香醇；用桂花和蜜糖可以腌制成桂花蜜，色如胭脂，可口宜人。但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祖母做的桂花糕。我喜欢看着她粗糙的大手在层层花瓣和面团间灵活地滑动，然后忍不住挽袖和她一起搓面团。祖母把桂花糕细心地抹了一层又一层，抹了一遍又一遍。而我则把桂花糕当成玩物，所以做出来的桂花糕臃肿难看。当祖母把金黄的桂花糕放进锅里的时候，小院子里就飘满了浓郁的桂花糕清香，吸引着村里一群小鬼把灶台围得严严实实。

慈爱的祖母已经离开了人世。不知道老家那棵桂树是否依然花团锦簇，是否依然馨香满园？这又一年的八月桂香里，我多想循着花香，重返我心灵深处的故乡！

苦瓜

□张正

那种叫伊丽莎白的小甜瓜，名字好听，模样也可爱，金黄金黄的，小巧玲珑，用“秀色可餐”形容它十分妥帖，所以，在农贸市场门口，女儿提出要买，我们也经不住诱惑。

回到家，妻子切开一只，分成四瓣，她和女儿抢先入口，却连声大叫苦、苦、苦！我不信，品尝剩余的部分，果然，瓜香中带有不轻的苦味。妻子要将其余的几只瓜拿上街退掉，我说算了算了，也就三五块钱的事，不必这么麻烦。

苦瓜搁在那儿，无人问津，过了两三天，我看着心疼：不就是有点苦嘛，不是说适当吃“苦”清热去火，对身体有好

处么？这样任其坏掉，暴殄天物，多可惜！我决定冒“苦”把它们消灭掉。

洗净，去皮，切开，入口，竟脆嫩香甜，我怀疑味蕾在欺骗我，唾摸唾摸舌尖，还是余香盈口，甘甜无比，赶紧大呼：这瓜不苦！妻子、女儿闻讯拢来，先还将信将疑，怕我骗她们，待品尝证实，随即将第二个瓜余下的部分而食之。不消半日，上次所购的几只甜瓜全部进了我们的“皮口袋”。

原来，一只瓜苦不代表所有的瓜都苦，味苦仅是个别现象，香甜才是伊丽莎白正宗味道。我若有所思：生活中，一次吃了苦、受了挫，无须裹足不前，以后的路我们还要认真去走，没准明天就是甘甜的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妈妈不想老

钟楠

六十岁的妈妈爱上了染发，隔段时间就去理发店染一次。理发店的小哥嘴巴甜蜜审美前卫，有一回竟然给老妈染了一头红发，美其名曰深酒红。老妈回家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一宿没睡安稳，第二天又去店里染成了黑色。看她如此折腾，我很心疼，又怕她染多了伤身体，劝她以后不要染了。妈妈不听，过段时间，等白发越来越多，又急着往理发店跑。我笑她太矫情，总跟年龄过不去。她笑笑，不辩解。

不知不觉，我也有了白发。那天弯腰给女儿系鞋带，她伸出兰花指，捻起我头顶的一撮头发，“妈妈，你有好多白发。”我的心咯噔一下，真是咯噔一下。还没有人提醒过我这个。我目力不能及的头顶，已经染上了岁月的痕迹。

妈妈不想老，因为女儿还没长大。

无用的阑尾

李波

患了阑尾炎，有幸就诊及时，医生说再晚几个小时，就要化脓穿孔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尽管我知道这是个手术，可事情落在自己身上，总想万无一失，便叮嘱家人赶紧给医生递个红包。

得知家人递了且医生确实收下了，我这才放心地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很成功，医生很满意，我感觉也良好。可术后的当天下午，医生就将红包原封未动地退了回来。同病房的病友也有相同的经历，说医生为了让患者放心地上手术台，往往先收下，然后再退回。这让人始料未及。由此觉得医院墙上贴的“拒收红包的规定”，并非都是官样文章。

阑尾，人类身体中没用而又容易作怪的赘疣，早除早好。这红包何尝不是“阑尾”？

茶食惊动天神将

李爱婷

把一罐无人问津的肉松（一斤重）全倒给车库里的流浪狗吃了，防上，铺了一层塑料纸。它俩一公一母，都瘦条条的，大口大口地吞咽，公的还抢着不给母的吃，倒两摊，母的才吃到嘴。看它们吃得欢，我又上楼装了一大碗水下来，怕它们吃咸了，会渴死。目的就一个，非常单纯，不要冷不丁地躲在暗处咬我，搞好邻里关系。

恐怕每个小区的车库都盘踞着那么几条聪明的懒惰流浪狗，不搞好关系，后果将很严重。狗也很通情达理，只要喂过它一次，下回它不但不会咬你，还会微微期待地注视着你，尾巴摇一摇，忐忑地等着下一顿。难怪家里老人常说：茶食惊动天神将！何况流浪狗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